

小提琴家的大自然音樂之旅

朱丹冰川作舞台奏出南極之音



當強風吹過冰丘引發震動，當冰川融化斷裂化為流水，這是南極的歌聲。有這樣一位小提琴家——朱丹，無懼風雪酷寒，三次參加國際環保組織活動登陸南極演奏，只為聆聽自然的聲音，聆聽自己的內心，找到自然與音樂的共鳴。當樂曲的旋律從指尖流瀉，這與自然相融的和諧之聲曾迴旋在南極的冰天雪地，飄揚在撒哈拉沙漠上空，亦停駐於斯洛文尼亞的靜謐森林之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朱丹是首位登陸南極洲演奏的小提琴家。

一場疫情的突襲，使近半年現場欣賞音樂會成為奢侈，當表演場地陸續重開，隔離檢疫措施又使國際音樂家們來港演出的腳步踟躕。現居斯洛文尼亞的國際知名小提琴家朱丹此時毅然接受「飛躍演奏香港」邀請來港，於本月5日開始接受14日的隔離檢疫，並將聯同本地鋼琴家李偉安及黃蔚然，於下周三（21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貝多芬奏鳴曲作品23及作品24《春》，以及舒曼、迪特利希·布拉斯共同創作的《F.A.E.》奏鳴曲。

朱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的電話訪問時，已是接受隔離的第5日，他笑稱感到時間過得很快，雖然囿於室內，但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練琴、學習作品、閱讀書籍，和親朋好友視訊交流等。他讀書的涉獵範圍廣泛，小說、詩歌、歷史類等不一而足，「音樂的來源不僅限於音符，它還來自於人的情感和精神，與人文、社會和自然緊密相通，我經常從不同的書籍中受到關於音樂的啟發。」他說。

特殊時期的演奏別具意義

歐洲的現場音樂會演出已從7月中旬開始恢復，朱丹8月剛參與瑞士琉森音樂節（Lucerne Festival）的演出，並於上個月在意大利巡演期間接到赴港演出的邀請，成為自政府宣布暫停開放康文署轄下表演場地及強制檢疫14日措施後，首位海外來港舉行獨奏會的小提琴家。他表示，自己過往幾乎每年都會來香港演出，亦已與「飛躍演奏香港」多次合作，對香港觀眾有着很親切的感情，「香港有很多熱愛音樂的樂迷朋友，他們的專注

度和投入性都很高，還有很多青少年音樂愛好者會入場欣賞，在這裏，我對音樂的分享得到共鳴。」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可以給香港市民帶來現場音樂會分享，對他而言是一件極具意義的事情，「古典音樂最大的魅力就是現場的溝通和互動，音樂會是不可代替的表現方式。」而在幾個月前被迫居家的日子裏，朱丹在YouTube channel發布「Dan Zhu & Friends Music Connects」系列，邀請音樂家朋友們在家中分別錄製樂曲，再通過剪接的方式完成合奏影片，不失為一次網絡直播之外的新嘗試。

今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亦為舒曼誕辰210周年，朱丹今次選擇在音樂會中演奏音樂巨匠與詩人的曲目，別具意義。在他心中，貝多芬奏鳴曲作品23極具衝擊力，富有青春活力；而作品24《春》則優美動聽，予人生機勃勃的希望之感，「雖然兩首作品的風格截然不同，但每個音符都是愛的流淌，愛是永恒的主題。」而《F.A.E.》奏鳴曲則見證了三位作曲家的友誼，「F.A.E.」既是「Frei aber einsam（自由但孤獨）」，亦為貫穿旋律的「Fa-La-Mi」，在旋律的轉折中，似乎訴說着追求自由所伴隨着的孤獨之苦，飽含人生哲理與感想。

樂聲與自然聲在南極融合

在繁忙的音樂活動外，朱丹積極參與國際環保組織「南極論壇」活動，先後三次登陸南極演奏。面對荒野冰原，他置身其中，返璞歸真，即興演奏曲目——從中國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馬思聰的代表作《思鄉曲》，到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組曲之《恰空舞曲》，再至去年10月下旬第

三次登陸時演奏的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Serenade》及譚盾的《臥虎藏龍》，這些都是他心中，與大自然形成共鳴的聲音。在零下20攝氏度，風雪交加的環境中演奏，他坦言當時雙手已冰凍麻木，幾乎很難握住琴弓，但強烈的使命感和通過音樂與這片淨土溝通的迫切，使他完成了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南極是距離我們最遠的大陸，自遠古時代，就極少受到人類發展的影響。這裏杳無人煙，生物和平共處，地球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南極這樣美麗的淨土，」朱丹續說，「每次帶着神聖感登陸南極，對我都是很大的衝擊，這是來自於宇宙能量的衝擊。演奏中我幾次聽到冰川融化的聲音，這是人類創造出的聲音與大自然的聲音的融合，也是大自然向我們發出的警示。」

冰川融化倒塌的瞬間，或許也是一種音樂。對朱丹來說，音樂本身便來自於自然，當全身心投入於自然之中，水聲、風聲、鳥聲……身邊萬物都可視為一種音樂。於是，他曾在撒哈拉沙漠演奏，並選擇將森林之國斯洛文尼亞作為自己的現居之所，在湖光山色間享受自然的純淨與寧靜，「這樣的環境對我的音樂創作，以及對音樂的思考和理解都有所啟發。」他聆聽自然，通過音樂接受到自然的聲音，同時聆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找到內心聲音與音樂的共鳴，也是與自然的共鳴。



■朱丹對香港觀眾有親切的感情。



■朱丹與指揮大師祖賓梅塔(Zubin Mehta)執棒以色列愛樂樂團合作。



■在特殊時期赴港舉行獨奏會，朱丹感到意義非凡。

從音樂中看到人生最美一面

朱丹的父母都是音樂愛好者，家中收藏了很多古典唱片，朱丹憶述從小在家經常聽到古典音樂。他4歲時由父親啟蒙培養學習小提琴，13歲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6歲獲全額獎學金赴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深造。在外國，他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音樂氣氛，他說：「我的很多同學的兄弟姐妹都在學不同樂器的環境長大，沒有任何功利感和負擔，音樂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以及語言表達。每周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參觀博物館、美術館等，由專人引導參觀講解每一幅作品背後的故事，是一種完全文化範疇的引導。學音樂並非閉門造車，技巧上的訓練是必須的，但大環境的熏陶也很重要。」

朱丹曾在多個國際比賽中獲得殊榮，包括布魯塞爾伊利沙伯女王音樂大賽和蒙特利爾國際音樂大賽中的桂冠榮譽、日本仙台國際音樂大賽和中國國際小提琴比賽銅獎及

沃爾多梅奧青年小提琴家大賽第一名。參賽經驗豐富的他頗正面看待比賽問題，進行有目標性的系統訓練，以及通過比賽獲得階段性認可及公眾演奏的機會無可厚非，「但比賽不能成為學音樂的目的，它是檢驗自己學習進度的方式，但絕不是最終的目標，否則就脫離了學習音樂的本質。」

「我們接觸音樂，學習音樂，通過音樂表達個人由心而發的情感與熱情，是希望從中感受到愛與美，看到人生更美的一面。」他希望將這樣的理念傳播開來，由此創辦了朱丹藝術學院，明年8月開辦的第三屆課程將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的麥第奇莊園（Villa Medicea di Lilliano）舉辦。



■王德文正在刨木料。



■王德文帶着工具前往木工房。

「阿木爺爺」王德文：老祖宗的手藝火了

在廣西梧州市蒙山縣陳塘鎮，來自山東的王德文做木工活的視頻被兒子傳到網上後，這位「阿木爺爺」火了，有了289萬粉絲，外網視頻的瀏覽量超過了2億次。

鏡頭裏的他，在一塊紅梨木上寫寫畫畫後，數十條標記線在「30厘米×14厘米×6厘米」的長方體上縱橫交錯。不斷變化的手勢裏，是鋸、磨、鑽、鑿等多重工序。眼看就要被肢解的木頭，被這雙手一捏一提，就像變形金剛一般「站」了起來。內部被解構但仍連為一體的木頭變成了「魯班凳」——合起來是塊木板，撐開後是張凳子。

藏在木頭裏的工匠智慧，叫榫卯，是一項傳承數千年的木工技藝。王德文介紹，榫是木頭凸出來的部分，卯是木頭凹進去的部分，榫卯相互結合能嚴絲合縫。「最難的就是嚴縫，刨好的木頭要像玻璃一樣平，拼接起來才不留一絲縫隙。」

他憑感覺控制力度，握着鉋子在木料上

一推，每次只刨去紙片般的厚度。「切割木料時最多留下3毫米的加工餘量，不能刨過7下，再多一下木料就廢了。」

堅守手藝人的「講究」

王德文是祖籍山東的農民，為養家糊口，他13歲開始學木工。2017年，他偶然得到一塊花梨木，做成「魯班凳」，一個有2,000多年歷史技藝的物件。兒子王保成從沒見過這樣的凳子。這個技術是王德文16歲時借來成品後自己琢磨出來的。

王保成發出視頻後不到一天，播放量達100多萬次。視頻記錄下每一個木工的細節，有時父子倆也會產生分歧。「用電鋸開縫吧，更快一些。」兒子說。王德文卻不同意，堅持用鋼絲鋸，這樣做雖然費時費力，卻更為精細，他固守着「木頭功夫」裏的極致要求。

「『一尺七，二尺七，吃飯把頭低』。這是我們木工師傅的一個口訣，意思是你



■王德文在木料上畫線。

給別人打桌子，每一個尺寸都要精準，人家用着才方便，低頭就能吃到飯。」王德文說，這樣的「講究」不僅是在木工活裏，奉行學藝先學做人的中國手藝人，也

把這樣的「講究」貫徹在生活中。「現在不是我火了，是老祖宗的手藝火了。我要把這個事情『講究』下去，更好地傳播咱中國文化。」

文、圖：新華社